

看古代“花美男”怎样炼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项考古研究成果为此提供了佐证。在陕西一处春秋时期男性贵族墓里，科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发现墓里一个微型铜罐内的残留物为美白化妆品。这既是中国迄今最早的男性化妆品，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面脂，将中国先民制作美容面脂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在变美这件事上，古代男人向来费尽心思。一起来看看，古代的“花美男”是怎样炼成的吧。



唐代孙位《高逸图》

男人肤白貌美不仅能当饭吃，关键时刻还能救命

说到古代男人的爱美之心，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高中文言文必背篇目《邹忌讽齐王纳谏》，那句著名的“我孰与城北徐公美？”最早彰显了古代男性的“容貌焦虑”。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化妆用具是男性用的，它就是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楚墓出土的“便携式”梳妆盒。盒内有铜镜、木梳、刮刀、脂粉盒和小木梳，盒子的上下各装有一个可伸缩的支撑。论装备之齐全和精致，大有现在的婚礼跟妆师的派头。

俗话说“一白遮百丑”。古代美男子首要标准就是皮肤白，最好能达到“肤色白皙，宛如珠玉”的程度。要想白，涂粉（古称“傅粉”）是最简单直接的。美男子除了皮肤要白，还要“面若桃花”，所以要抹点胭脂，相当于打了腮红，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傅粉施朱”。

到了秦代，男子化妆除了涂脂粉，主要在胡须和发型上下功夫，这从秦俑的胡须和发型式样可以看出。首先，秦人钟爱胡须，胡须样式繁多，包括络腮大胡、长须型、犄角大八字胡、双角自然下垂的八字胡、矢状小八字胡、板状小八字胡等等。其次，发型更是五花八门，都梳理得整整齐齐。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秦俑头上还扎有发带、发绳和发卡。发带质地轻软，像是丝织品，颜色大都是橘红色或朱红色；发绳用三股线拧成，颜色以朱红色较多；发卡多是正方形，像白色骨制品。

在汉代，除了铜镜、梳、篦之外，许多男性墓中也随葬有丰富的化妆用具，占有相当大比例。在西汉前期，发现化妆用具的有35处，只有8处是女性墓葬，西汉后期的情况也类似，发现化妆用具的有49处，只有6处墓主人是女性。男性化妆风气可见一斑。

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化妆品，其中三号墓主人为辛追夫人之子利希，墓中有幅帛画《车马仪仗图》，图中卫士都以白粉涂面，用墨线勾画五官。西汉惠帝年间，郎侍中等官员上朝时，都要戴着插有雉鸡羽翎、贝壳装饰飘带的帽子，脸上还涂着白色薄粉。

在汉代，男人肤白貌美不仅能当饭吃，关键时刻还能救命。据《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丞相张苍犯大罪，依法该处腰斩，施刑时要让罪犯裸身趴下，这一趴下把张苍的身材优势暴露无遗——“身长大，肥白如瓠”。史料记载张苍大概有八尺高，差不多现在的一米八五。最重要的是，他全身白胖，形似瓠（栽培历史悠久的植物，

种子排列整齐，色泽洁白）。监斩官王陵感叹于他的美貌，觉得这人肯定不是凡人，竟然成功说服刘邦赦免了他。

虽说男人抹粉早不是稀罕事，然而东汉顺帝时的名臣李固却差点因此掉脑袋。原来李固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臣，在朝中树敌无数。他的死对头梁冀诬陷说他在先皇出殡、所有人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时，从容淡定地抹起粉，且“搔头弄姿”，一点伤心的意思也没有。虽说是污蔑之词，但也可推测这位李大人平时应该没少涂脂抹粉，否则怎会被对家拿来做文章？

作为“底妆小王子”，何晏的定妆技术也超强

男子化妆最兴盛的时期是魏晋南北朝，在那个盛产美男子同时狂热追求美的时代里，男性不化妆才是奇怪的。《颜氏家训》中记载：“男子傅粉之习，起自汉魏，至南北朝犹然也。”

那个年代的“底妆小王子”非何晏莫属。何晏，字平叔，曹操的义子兼女婿，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不仅引领玄学潮流，在美妆界也是“扛把子”。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他“美姿仪，面至白”，“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成天兜里揣着化妆品以便随时随地补妆，还时不时对着自己的影子如痴如醉，人称“傅粉何郎”。

曹魏政权以傅粉为“家风”。同样是傅粉，凭啥何晏就能傅出花来？最不服气的就是魏明帝曹叡（曹丕之子）。为了一探究竟，也许是让何晏当众出丑，曹叡在一个大热天里把何晏叫到跟前，赐他一碗热面片汤。何晏吃得大汗淋漓，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汗。让曹叡意料不到的是，何晏一点粉都没掉，皮肤还更白里透红。或许何晏用了什么神奇的定妆技术，或许当时就有了散粉，也未可知。

曹操的另一位儿子曹植也是化妆达人。曹植的偶像邯郸淳第一次去拜访曹植正是大暑天。曹植刚洗完澡，此时宾客已入座，他却不慌不忙地开始傅粉化妆，接着给大家来了一套“达人秀”，什么胡舞、跳丸、击剑、单口相声，才艺大礼包悉数奉上。

傅粉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魏晋的美男也不忘认真护肤，比如嵇康就喜欢在脸上涂面药，也就是护肤霜。据说嵇康即使喝醉，脸看起来依然像玉山一样。为了变美，男人们脑洞大开，名列四大美男之一的卫玠研制了“化玉膏”（类似洗面奶），并且自己动手把芹菜捣成泥，敷在脸上做面膜。

除了白，魏晋士人对香也有很深

的执念，只不过那时没男士香水，而是用熏衣代替。所谓熏衣，就是在香炉或熏笼里点燃香料，把衣服熏香。这些香料不仅奇香无比，还非常名贵，都是从西域南海诸国进口的，比如甘松香、苏合香、安息香、郁金香等。后来，熏衣演变成佩戴香囊，东晋名将谢玄年轻时就“好佩紫罗香囊”。

在熏香界，能与何晏齐名的，要数西晋著名美男韩寿，宋代欧阳修的《望江南·江南蝶》曰“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韩寿是西晋武帝时重臣贾充的下属。有一次，他到贾充府上做客，贾充的小女儿贾午对他一见钟情，让奴婢邀他半夜翻墙幽会。当时正好有西域奇香进贡朝廷，武帝只将这宝贝赐予贾充家。贾午深爱韩寿，竟偷来奇香送给心上人韩寿。韩寿用了果然“芳馥万分”，因此被贾充察觉，只好成全二人的姻缘。

另一位大美男潘安在历史上曾留下“掷果盈车”的典故，据记载潘安不仅束发修鬓，衣饰讲究，镜不离身，还喜欢佩戴着香囊。他每次出门，便有“粉丝”闻香味而至，经常把他驾的车围得都走不动，连老妇人也为之着迷。

从秦汉到魏晋，男性审美逐渐转向中性化，且日趋女性化，过度追求美、白、瘦，一度导致审美的病态化，这是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真实写照。到了南北朝后期，男人对容貌的过分重视逐渐引起争议。北齐的颜之推站出来呼吁大家不要三观跟着五官走，他在《颜氏家训》中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不学无术……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到了武则天时代，对男子化妆的抨击愈发强烈，“油头粉面”成了对男子化妆的贬称。

在试用护肤品方面，张居正是一位合格的“美妆博主”

和前朝的花美男比起来，唐代男士对护肤显然更上心，口脂、面药是最基本的护肤品。

“脂”来源自动物身上的脂肪，可以护发也可以涂脸，嘴唇，防止皴裂。脂的制作技术，在唐代大有提升，开始使用植物性染料，混合蜡、蜜、沉香等昂贵材料，滋润又有香气。包装改进，唐代以前的口脂一般装在盒子里，使用时，需要用唇刷刷于唇部，并不方便。唐代时，口脂呈管状，做好的口脂被装进竹筒里，凝固之后导出，切成均匀的长度，与现在的口红基本相似，只不过那时男士所用的口脂是无色的。

唐高宗是护肤爱好者，经常把上贡的口脂、面脂等，挑一些赐给他器重

的“北门学士”。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在护肤方面也颇有心得，史料记载她有个用桃花混合鸡血做成的面膜方子（类似现在的面膜），用后面白如雪，艳如桃花。武则天知道后，迅速把这方子赏给了群臣。

从宋代开始，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受“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制约，男人化妆的风气衰弱下去。脸追求返璞归真，头发就成为唯一可以折腾的，簪花盛行。簪花，是古时男子用时令鲜花或金银、绸绢等，制成假花插于发髻、鬓角或冠上。男子簪花在南北朝时期的梁国出现过，受到西域和印度的影响。宋代，文官制度发达，簪花之风更普及，且礼仪化。簪花有多流行呢？简直到了随时随地的程度，男士在赏花饮酒之余，会“折花歌以插之”，摘了朵花就往头上戴。特别是到了大典、佳节等重要场合，公卿百官骑从卫士无不簪花，牡丹、芍药、蔷薇……在男人们的头上开放。经历元蒙政权后，文人地位急剧下降，男子簪花被赋予了歧视的内涵，此后很少出现了。

明朝男人依然爱美，三天一沐浴，五天一沐浴，保持头发黝黑油亮。当时男子流行的服饰颜色一改宋朝的清雅，常穿粉红、鹅黄等“少女色”的衣服。明代时尚达人首推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沈德符所写《万历野获编》里的“士大夫华整”记录，张居正对穿着很讲究，衣服一定要“鲜美耀目”，且每天美容、装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化妆品、护肤品不断送入张大人府邸。为了美，他不介意当小白鼠，有一位“美妆博主”的充分自觉。

张居正的喜好带动了京城时尚潮流蓬勃发展。有位叫许宏纲的清官，真正让他出圈的不是清廉，而是美。这位老兄年过五十，还喜欢打扮得很香艳，每次上朝或出行，都穿着时髦，还涂脂抹粉，人离得老远，同事和下属们就能闻到他身上的浓郁香味。

这本书中还写到作者沈德符的好友沈思孝，十分重视仪表，哪怕一根胡子也要打理好，“修整面容，老而弥甚”。最让人惊讶的是，他随身带着肥皂之类的洗涤用品，一天要洗几十次。这恐怕不只是爱美这么简单，应该属于重度强迫症或者洁癖了。

人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然而像魏晋士人那般过分注重仪表，甚至于对容貌有了过深执念，就是不明智也不值得提倡的行为。其实，内在美和外在美同样重要，在变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修炼自己的心性。 文图来源：北京青年报